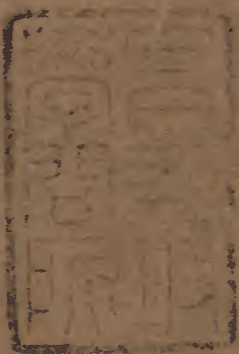


叅定朱子語類經說



漢書門		九四〇九	類
二	一	九	號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九	四〇九	號	冊
函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20)
函號	298	253

十三之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十三

論考禮三十二則

文庫

新刊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

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

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按此事非

不能任非君相能行後世欲以一人兼之難

矣或人者述於下以俟後起乎述者一人兼之難

又一人事乃可就朱子六十年間道精力文行皆

絕人經傳而巳觀其所集主詳備不主芟繁創

非所云拆洗之意即更假之年恐非孔子刪定

手也況孔子時先王制度具有難於孔子善者乎

今則散亂須考缺亡須補又有難於孔子善者乎

夫子經說



所謂補非必倣古而揣之。卽後王所行與之斟酌可也。文中子有其才未有其學。朱子有其學未有其才。志則皆有之矣。愚不能不以朱子所望致望於後人。禮經編成門類如冠婚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分門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趙幾道問禮令如何修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爲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剖擊之說各附其下。更隨類附入後世變禮庶便搜閱。問所編禮書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

源流豈能一一盡行。只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因理會所編禮書分經分傳而言曰。經文精確峻潔。傳文則詞語泛濫。儀禮是經。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

卷之三 論考禮

亦當采取以益之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當時三禮共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至王介甫始罷去春秋儀禮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獨取禮記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末

按王安石誤國多端廢二經則其貽害後學者

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後人所哀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

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是荀子作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拆了周禮殊未有所處

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

此等皆無入頭處。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然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禮書散在諸處。收拾不聚。若得數月閑。更一二朋友相助。則可畢矣。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召四方朋友習禮者數人編修。未果。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曰。然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卽是夔典樂事。周禮仲春教振旅。如戰之陣。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陣是如何安排。皆無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大抵存於今者。只是箇題目在爾。按古所已亡既

朱子經說 卷十三 論考禮

無可考便不必考。只如陣若世有孔明李靖自能立法要在可行耳。下條所云八法八則之類皆然。以格物者修身以修身者治天下此心同此理同也。患無後聖不患不默合前聖。

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煞有文字。如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

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有義理。然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稍溺於器數。一齊昏倒了。

許多瑣細制度皆具文。且要理會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不過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不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饋粥之食。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說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今欲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

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典禮是天理之當然。欠一毫不得。添一毫不得。惟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定合。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傳於後世。底依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

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禮經界諸處。只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世要行古禮之法。周禮如此繁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黻不過是一水擔相似。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添去。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趨於質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



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王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按今之講鄉約實本此說

孔子若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須參酌古人，別制為禮以行之。觀所以告顏子者，可見。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已，是厭周之文。所謂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只是不倍之義耳。至自為邦，則須從先進也。

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

之嫌

今臣庶家欲立宗亦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不分財亦是異爨今若同爨固好但恐少間人多後不能整齊又不如異爨

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踈異姓踈他日婚姻却又親○陰陽相函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

古者禮樂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存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橫渠所制禮多杜撰處溫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爲適古今之宜但喪服一節太詳爲人子者方遭喪禍欲使其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履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解究可以如禮今閑時不曾

牛子經說 卷十三 論考禮
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
得已。且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禮經難考。初看一兩般書。猶自得。看到三四般。便
無討頭處。孟子考禮亦踈。理會古制不甚得。如
說井田。舉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似這般證驗。亦不
大切。他只是據自家發放。相那時勢做。按貢與
合作均分與助各異。而實同。頌亦云。駿發爾私。
是周法實有公田私田。其名則不曰助。而曰徹
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不敢十分信。如一家有五十畝田。忽要添作七
十畝。人家各爲定業。五十畝中有溝洫。有廬舍。
忽然變更。又著疆界。制溝洫。毀廬舍。東遷西移。
一家添得二十畝田。却勞動多少。天下豈不騷
然。把幾多心力去做。看來自古皆是百畝。按古
量皆小於今。如周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可見商
周革命。律度量衡。皆在所更。殷之七十。其卽夏
之五十乎。周之百畝。其卽殷之七十乎。度縮故
畝增實。未嘗改授。移居使天下有囂然勞動之
患也。大抵商周之度。以漸而縮。縮極
至秦漢來。又不得不漸贏。疑是如此。

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是說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略也。據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魯地跨許宋之境。是有五七百里。夏商時國大者止百里。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僅有千八百國。漸相併吞。諸國已大。武王無可奈何。只得因而封之。若要只將百里地分封。如何教入那大國。罅中去。又當時亦自無閑地。緣是滅許多國。如孟子說滅國者五十。方得許多空地來。

封功臣同姓之屬。又說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當時諸侯有過便削地。方始得那地來封後人。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及滕文公。只許爲王者師。不曾說便可王。以齊王猶反手也。亦是要國大方做得。今且說將百里地與你行王政。看從何處做起。大抵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且如秦不仁不義。可以勝。那項籍出來紛爭多時。却如何對他。不與廝殺。被他殺了。若與廝

殺時安得不殺人。看來未有箇道理。湯武在此時亦須百端思量。區處如高祖初入關。鎮撫人民。到灞上。不取財貨。美女皆是。後被項羽王以蜀漢勉強之國。亦是未幾。還定三秦。此因三降王不足以王秦。故定之。然且應閉關靜守。又不肯休。尋得弒義帝名色來。尋得甚是。若湯武亦不肯放過。但既尋得此名。便應依傍到底。却又率五諸侯。合五十六萬兵。走彭城。日日飲酒淫樂。更不理會。被項羽來。殺得狠當。湯武便不肯

如此。此後名義壞盡。只是胡做文定。謂惜乎假之未久而遽歸者。此也。若把與湯武做時。定須做得好。

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周禮自有士田可考。史記言孔子養弟子三千人。而

子由古史亦遽信而取之恐不然想弟子來從學者則自賚糧其從孔子出游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耳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糧想亦取之列國之饋孔子居衛最久所以於靈公孝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必厚至他國則不然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其言曰游說可貨不可以爲國

問當時庶民之秀者進而上之不過爲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世臣世襲非若今之可以更

進而代爲則士之生於斯時者亦可爲不幸矣曰然然當時之大夫宰臣其權甚重如晉楚齊諸國其大夫皆握天下之權操縱指麾天下莫不從之其宰臣復握大夫之權蓋當時重在下輕在上今日則重在內輕在外故不同也

唐制最有條理京城中幾坊每坊各有墻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舖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振城坊市門皆啓若有奸盜自無所容

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彼時措置得好，官街邊都無閑雜賣買，汙穢雜揉，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隣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唐宮殿制度亦甚好。

儀禮二十二則

今儀禮多是士禮，其中亦稍有朝聘燕饗之禮，而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儀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惜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然唐時此書猶在，諸儒註疏猶時有引爲說者。及後來無人說著，則書亡矣。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

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儀禮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禮記須兼儀禮讀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只是儀禮有士

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一篇又補公食大夫義俱字禮記下言語儘好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為變然母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觀也禮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答處則多是說禮之變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然目錄中冠禮玄

朱子經說 卷十三 禮
端處却錯。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相襲而行。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前日所画图。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緻而踊。今日每至死生之際。愬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鞞。如詩鞞琫有珌。內則端鞞紳皆是。冠士

古人無受拜禮。雖君亦答拜。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

冠者見母與兄。而母與兄皆先拜。此一節極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舅姑亦拜。

昏禮下達用鴈。是公卿大夫下達。庶人皆用鴈。昏士

聘禮言君行一。臣行二。蓋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二步。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禮覲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禮覲或問服制曰：儀禮事事都載，其間曲折難行處，俱有箇措置得恰好。因舉一項：父卒，繼母嫁後，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為母子，貴終其恩，此為繼母服之義。喪服經傳

伊川頃言：祖父母喪，不當赴舉。後來未允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為士者，為祖父母暮服內，不當赴舉。禮覲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為然，自四世以上，凡建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通稱耳。禮覲天子無替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借儀禮看，不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後歸家檢注疏，分明說

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母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為子者於舅服總於姨母服小功也按此亦古人未周悉處今世舅姨服同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夫之舅無服舅則從父身上推來故廣甥之妻則從夫身上推來故狹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

處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對姑而言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非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自主喪服言豈成稱呼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姪為猶子則亦可以師為猶父矣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漢人皆然蓋叔伯皆從父也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問改葬總鄭玄以為終總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

為葬畢便除如何。曰：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鄭氏以為三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總也。

周禮總論 十二則

周禮不敢教人學。為學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周禮還有一句干涉身心上事否。

問周禮如何看。曰：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意思。如陳君舉說冢宰之職。不特

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此說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簡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罪。歸寧乃邦。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司寇在刑。所以

屬之。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此等處皆是道理當然。初非聖人私意。大綱須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姑且闕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織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

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此書大綱。是欲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方爲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專採摭故事。零碎湊合。亦無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有聖賢出。儀禮等書。亦不應便行。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彼各推

戴爲主。聖人從而定之耳。今若以一州一縣封某人爲諸侯。人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欲天下之人俱如此行。亦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爲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便是禮爲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樂之意。便是樂。

五弊以周禮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彼只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

結近習。以爲不可。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彼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分明自載此禮。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便立此一官。只要不失正耳。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祈祝。皆在此人。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難盡信。周禮規模。皆出周公。但其言語。是他人爲之。如今時宰相提舉敕

令豈必宰相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稍甸縣都，如之何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

周禮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恐是當時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元不曾用，如禁治蝦蟆，亦專設一官，豈不酷

耶。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君舉說井田用禮王制，孟子三處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筭，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看，今考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前面正說處却未見，却於後面僻處說，君舉於周禮甚熟，豈是不

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謾人。本文自說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

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合之。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

里封四公。則每國方五百里甚明。

子由古史所疑三事。一謂府史胥徒太多。其實當時却都是兼官。府史胥徒無許多。直卿曰。司市一官更動。誕不得法。可謂甚嚴。曰。周公當時立

法。大段齊整。如市。便不放人四散去買賣。只立一市在此。要買物事。便入市中去。不似今日要買物。只於門首有人擔來賣。更是一日三次會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極是齊整。但不知周公此書行得幾時耳。

天官 四則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小大本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事到面前便

且區處應付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著多少精神。

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問宮伯宮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曰。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又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為之。不是兵卒。

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

大體非聖人不能作。

地官 二十九則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夥。言山林陵麓之事甚詳。曰。須使之有食有衣。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用教。其中言教亦不略。如閭胥書其孝弟姻郵。屬民讀法之類。皆是。

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

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昃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曉。疑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近北則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

如期而至。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因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風已生。到午而盛。午後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隨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時少也。所以蜀有

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東言其地嘗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用之問天竺國又却極濶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所生亦多異人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使者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里卽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東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山

卽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燃尖處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爲南渾部洲天竺諸國皆在南渾部洲內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

其地形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緣不得天地之中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便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彼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昃只此說便自可破據云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才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矣若更照他處須經多少時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

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是量表影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冬至後表影長晷短則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本朝岳臺是地之中已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

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轉耶？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曆所以數差，只是古今無人考得精者。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差，蓋古人曆法踈濶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卽如此桌邊若干濶，分作四段，因其界限濶便有差，不過在一段之內。縱極差出第二段，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易推差亦易見。今之曆法於四界內分作八界，於八界內又分

作十六界，界限益密，則踰越益易，而差數愈遠。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踈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移曆以湊天之運行，不及則稍添，過則稍減，以合之。所以當年不差，一二年後便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季通說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蹉之度，美在裏幾年後蹉幾分，幾年後蹉幾度。將蹉數都美作正數，直推到盡頭。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都不曾得箇大統正，移曆湊

天而曆愈差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
 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季通笑得康節曆康節
 曆十一萬九千六百分今曆家所用只萬分曆
 已自謂多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
 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
 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
 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
 秋遊過西冬遊過北各三萬里今曆家笑數如

此以土圭測之皆合個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
 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
 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
 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
 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
 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爾曰雖不可知然曆
 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
 日中則景蔽於圭此乃地中為然如開封府浚

儀是也。今又不知浚儀果為地中否。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為近中。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筭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為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嘗見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惟極星無差。初不曉其說，後來細思之日之中，各自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為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

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星却到處視之，以為南北之中，所以無差。如涼傘然，中心小。四簷濶，故如此。按以上論天地形區動靜，日晷運行，或信或疑。朱子亦未定之，而不疑。自古聖人多藝，多聞莫如周孔。周公定之，而不疑。孔子知之，而不言。信乎？非後賢所能及矣。愚嘗謂地可知，天不可知。日月以內之天，可知。日月以外之天，不可知。欲強知其所以不可知，美其所以不可知，美者異端之誕也。堯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象其所可象，齊其所可齊。而止矣。以其有所稽也。蓋天赤縣，娑婆諸世界等說，總謂之無稽。

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如碁盤相

似枰布定後。碁子方有放處。二十五家爲閭。閭呂也。如身之有脊。呂骨蓋閭長之居當中。而二十四家列於兩旁。如身之脊。呂骨居中。而肋骨分布兩旁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鄴。五鄴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止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出七十五人。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爲數。相連排去。其法取長。井田以九爲數。其法取方。自不同。而永嘉必欲

合之如何合得。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者是十方者是百長者，是千方者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為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為四閭，四里

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近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其受廛為民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邇民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其受廛為氓者，固與內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

遐民也。園廬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統，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輕，輕則必至於忘本。是故二十而五，係近郊遠郊勞逸所繫。

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鄉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制。六卿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

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曰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亦不見憑據，然如此方得數合。

豐鎬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小溪澗。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為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鐘，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為米一石五斗爾。按今一畝當古二畝半而縮今一石當古三石而贏大抵後世量度皆大於古而量尤大也。古者八口之家受田百畝，每口十畝，有半以今田計之，止每口五畝，有奇。然每畝實收三石七斗零，則今江南

上腴所未有矣。古民每口歲得米十七八，是以養生送死有資。凶年有備禮義，可施盜賊不作。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古人學較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

周禮德行道藝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此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識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王者封建諸侯王坐使內史讀策命之非特命諸侯亦欲在廷詢其可否除宰相宣麻是其遺意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古人貴貴長長竝行而不悖然雖不序齒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商賈不是官司令民爲之是民自爲之亦受田但

少耳所請賈田也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如管子上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爲士則無農矣故鄉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田也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卽是田稅所謂十二者是并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

伊川嘗言當復井田封建晚年言不必是經歷世故多見得事勢不可行以大體言之封建乃聖

人公共爲民之意。以利害計之。初世所封之功。臣猶好在。再世繼立者。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靡所不爲。百姓被苦。來訴其國君。天子因而罷之。不可不與理會。亦不可未論其他。只此一行。節利少而害多。便自行不得。按封建永不可行。井田量時量地而

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

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爲其爲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

問路寢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但揖亦不同。各有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

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尤親

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亦是用樂使

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上面蓋為樂

有節奏學之者急亦不得慢亦不得久之都換

了他一付情性

鄉吏專主教遂吏專主耕

稍者稍稍之義言逐旋給與之也不特待使者百

官廩祿皆然猶今官中給俸米

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

法則亦未嘗拘也

春官 二則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

思量耳觀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

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按

瑞駟六玉之渠眉以斂此類殊不可解原當時

意不過分貴賤之等威而附寶玉於死人之身

計可謂工乎秦漢厚葬實胎於此爰有墨氏起

而矯周公矯之誠是也顧竝棺槨之用哀毀之

情而亦薄之則墨之過也惟孔子得其中墨氏

經說 卷之三 周禮

意在惜生者孔子意在安死者孔子夢寐周公而未嘗盡遵周公

聖人無所不用其敬。後世儒者說得濶大，沒收煞。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

夏官一則

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肺石其形若肺，擊之有聲，冤民許擊此石。如今登聞鼓，唐人亦有肺石。

秋官 則

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周禮大槩是近處貢重物，遠處貢輕物，恰如禹貢所謂納銓納秸之類。

冬官一則

車所以操木，又以圍計者，蓋用生成圓木，操而為之，故堅耐堪馳騁。

朱子經說卷十三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十四
禮記總論 五則
許順之云、人謂禮記自漢儒作、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此、以是知禮記亦出於孔門之徒無疑、此言極是、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十四

禮記總論 五則

許順之云、人謂禮記自漢儒作、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此、以是知禮記亦出於孔門之徒無疑、此言極是、
問二禮制度如何可了、曰、只注疏自了得、

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王肅議禮必反鄭玄。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肅。又鄭玄說。覺見好。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似更勝。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六朝人多是精於此。如本生父母事。却在隋書劉子翼傳。

曲禮九則

儼若思。安定辭。便是母不敬。人身上大節目。只一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處但不曾說正顏色。要之顏色容貌亦不爭多。只是顏色有箇誠與僞。箕子九疇。其要只在五事。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爲人師。我求童蒙。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

隅為窆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才進門
 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
 此是至深密之地
 尸用無父母者為之故曰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
 尸
 父召無諾唯而起唯速於諾
 君賜腥則非餽餘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
 或為餽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不可以祭先
 祖雖妻子亦不可祭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

祭也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此因餽餘起文舉其
 輕者言則他可知矣
 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
 自居中所謂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為三軍聽其
 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
 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
 謂奠虞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
 禮樂不離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
 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

檀弓 六則

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事君親之心本同也

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上不喪者蓋嫡子繼祖與祖為體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之故亦令伯魚子思喪之子上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孔子是變禮也道隆則從而

隆道汗則從而汗以文意觀之道隆者古人為出母無服迨德下衰有為出母制服者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為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亦從古者無服之義耳按子思云先君子無所失道與道汗隆謂惟孔子可從權也彼則安能謂已僅能守經也然此亦隨文解義據史記孔子未嘗出妻其相傳孔氏三世出妻者皆誣聖之說檀弓文雖高而事誣義悖此條其一也死諡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諡以其號為諡如堯舜禹之類此說非也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



然而高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若死而以此為諡號，有何意義。況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非死而後加之諡號明矣。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按諡義定於周而肇於商，如湯號武王，其後中宗高宗亦儼然以諱事神之意。黃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從曾祖、服總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母之兄弟，恩止於

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觀似雜亂無紀，細思之則皆有義存焉。反哭外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此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者，行之自安，方見繼志述事之事。
王制 四則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



又冀州最濶。今河東河北數路都屬冀州。雍州亦濶。陝西秦鳳皆是。至青徐兗豫四州皆近在一處。疆界窄小。其間山川險夷。又自不同。難槩以三分去一言之。如三代封建。其間若前代諸侯原有之國土。亦難爲無故減削。所以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去周室皆遠。是近處難得空地。偶有此處空隙。故取以封二公。不然。何不留封近地。以夾輔王室。左氏載齊本爽鳩氏之地。其後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史記載太公就

封萊人與之爭國。當時若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安頓處。又如襄王以原田賜晉文公。原是王畿地。正以他無可取。故也。然原人尚不肯服。直至用兵伐之。然後能取。蓋以世守其地。不肯遽以予人。若封建之初。於諸侯有所減削。奪彼予此。豈不致亂。聖人處事。決不如此。若如此。則是王莽所爲也。

問畿內采地。只是於王朝而食祿。退則無此。否。曰。采地不世襲。所謂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按

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王制云士一廟廟數似不同又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自天子以下降殺皆以兩故朱子以王制為是然觀祭法言適士王制止言士明其為諸侯中下士而非適士也諸侯之中下士即祭法所謂官師也王制似脫去適士二廟一句耳與祭法非有殊制

天子牲禘祫禘嘗祫烝正義所解難曉禘祭以

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合

為一處則牲反詳而祫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

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嘗配以

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

月令 六則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

同

明堂之制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

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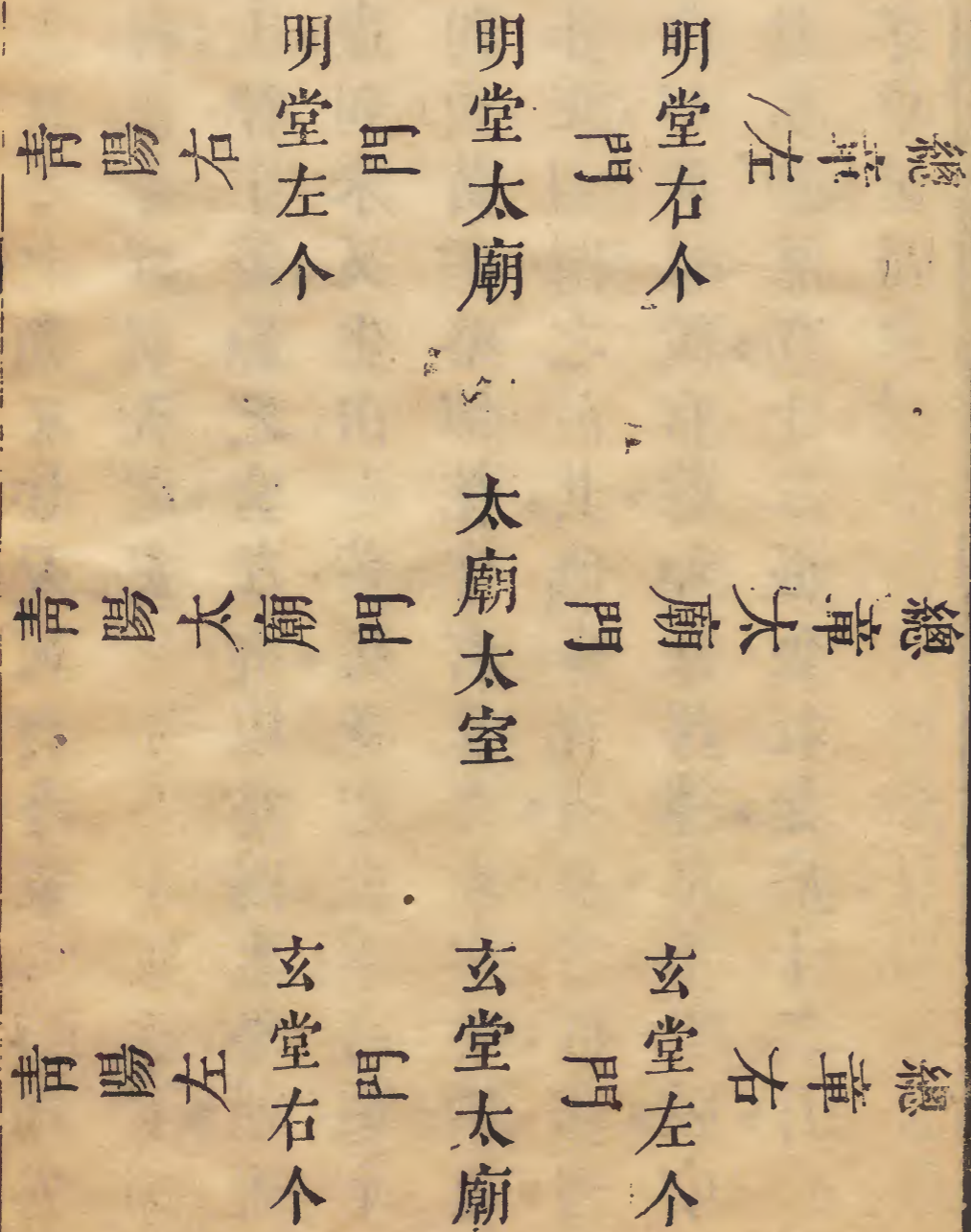
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為明堂左个

南之西即西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

西之南即南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為總章

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為玄堂
 右个北之西即西為玄堂左个中央為太廟太
 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
 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
 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
 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
 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
 多用井田遺意

明堂圖



問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爲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此非也。蓋有似乎元亨利貞。黃鍾略似乾字。宮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爲黃鍾。不動。十二弦便枉起。應十二月。今仲冬中星乃東壁。

五行之建於國家。初無利害。但臘日則用此推之耳。如本朝用戌日爲臘。是取此義。如秦以水德。以爲水者。刻深。遂專尚殺伐。則大害事。

禮運 四則

知與詐。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南方好也。好行貪狼。北方惡也。惡行廉貞。大率慈善之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悻。聒噪。

人底人。

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

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道這物事好可愛而

已欲是欲得之於已按禮運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素問前二者同後五

者易以憂思悲恐驚悲即哀也恐即懼也憂思

驚與愛惡欲迥殊愛欲近喜惡近怒禮運頗似

重疊素問憂為一情較確但思貫乎衆情之間

而驚乃猝然觸發與有根之情又自有別蓋醫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

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

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按初說

行其道而人存其意人聽天矣後說則是天有

其心人行其事天藉人矣後說近是而未盡人

主天地猶心主人身氣運正惟人持之猶心正

則身無過也氣運舛惟人追之猶身有過而心

謂人者天地之心禮器二則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

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坐

有變禮亦是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者緯是變者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則恂恂朝廷則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

郊特牲四則

問蜡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猫虎等事雖至微至細處亦有所不違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曰婦能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盥酒一分以勸婦飲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鬱鬯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鍾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樂便與之相感如此廼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

鼓瑟而流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又如虞美人
 草聞人歌吳詞則自動以手近之亦然雖草木
 亦如此按手近之而動草木之氣相感於理有
 吳為楚為秦安
 能辨耶然未試
 冤氣歸於天正如火焰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
 了。

玉藻 一則

問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容
 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

此處不是存養更於何處存養。

喪服小記 二則

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有少姑之
 文五峰想是本此。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
 字引此為證當時雖是眾人爭得任然至今士
 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為父
 母別無稱呼也。

大傳 四則

吳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之君
 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
 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
 番來朝故歸國則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
 禘於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按四夷來
 同日月亦必薦至於數月之內禘以接之於勢
 猶得行也君長繼立不勝參差矣於其歸
 而禘不已繫乎設歲歲一至或一歲再三至以
 莫大之為王不禘也夷數舉行待乎意者所云不
 來王庶於吉禘之義有合

諸侯尊宗大夫不可奪宗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
 在此邦居者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太
 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
 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
 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
 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
 大宗止有一人則無大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
 謂無宗亦莫之宗也

少儀一則

母跋來母報赴音往跋是急走倒從一邊來赴是又急還倒向一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善事火急喜於欲為此等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遠去之矣

學記 六則

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今學者不能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離經是且讀得成句

辨志是知得此為為己彼為為人此是義彼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學業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論得有頭緒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之謂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此數

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用。便要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亦思各舉其職。不似今日上下都無理會。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若生斯世。見今日光景。豈不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天生一人。便思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豈不人人望他。但其間有不會的。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一家。

事。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說得聖賢心出。

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弁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服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庶人深衣。



使人不由其誠。若逼得他緊，便來瞞，便是不由誠。天子視學以齒，嘗爲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卞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只爲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爲大賢，蔡卞是扶他以證其邪說。若真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更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

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

樂記

七則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器數俱亡，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雖好，只是沒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鞋，却

無脚。亦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之物，盡無了却。空有繫辭說得神出鬼沒。朱絃練絲絃，䟽越下面濶，一唱而三嘆，一人唱而三人和也。解者以為三歎息非也。天之性未嘗不善，性之欲未是不善。至於好惡無節，不能反躬，方是惡。聖賢說得惡字煞遲。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勝字是只爭這些子。禮才勝些子，便是離；樂才勝些子，便是流。

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八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樂是一體周流。禮是兩個相對，著誠與去偽也。禮相刑相尅，以此克彼，樂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

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

窮本知變。如樂窮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生無窮。

祭義

十則

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覓覓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覓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氣也者。神之盛也。覓也者。鬼之盛也。凡說鬼神。皆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但說體。不說

鬼也。看來鬼有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爲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鬼也。其光是覓也。想見人身。覓鬼亦然。

問孔子答宰我鬼神一段。鄭註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鬼。竊謂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用云爲。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鬼。但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曰。是此只就身上說。燈是覓。鏡似鬼。燈有光焰。物來

便燒鏡雖炤見只在裏面。又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是覓金。水是覓。

問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鬼者形之神。鬼者氣之神。鬼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爲鬼。耳體也。何爲耳之鬼。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爲鬼。才說知便是。主於心。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須從舌上過。

問口鼻之噓吸者爲覓。是以氣言。耳目之精明者爲鬼。是以血言。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聵矣。氣爲覓。血爲鬼。故骨肉歸於地。若覓氣則無不之也。

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陰陽乍離之際。髣髴如有見也。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室中皆溫暖。便是氣之散。昭明是精光。君蒿是暖氣。悽愴是慘慄者。如漢書李少君招覓云。其氣肅然。

天地人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

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今愚民於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可知衆心輻輳處便自暖故便有靈

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訖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一廟貌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俸求非望

鄉飲酒 二則

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旣四者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堦拜送謂旣酌酒送酒也拜旣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

古者有敬事則必式蓋緣立於車上憑衡式則磬折是為致敬今車上用椅子坐首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

鄉射二則

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

射觀德擇人是凡與射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便

更以射擇之如卜筮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

全用射擇之也

經說卷十四終

